

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成长记

□ 新华社记者 李亚楠 史林静 谢江

60年前,被命名为“东方红”的中国首台自主生产的履带式拖拉机问世,由此拉开中国农机工业的序幕。也使中国的农耕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60年来,东方红拖拉机曾“开”上过人民币,也曾产量锐减跌入谷底。不断的改革创新,使其越过计划“垄”,驶入市场“田”,在同世界顶尖农机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不但成为中国响当当的农机品牌,而且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打响名号。

东方红拖拉机的60年,是中国制造成长史的重要篇章,阅读过往的苦难与辉煌、光荣与梦想,从中汲取力量,启迪前路,不断改革创新,中国制造业必将坚毅前行。

使命：开启中国农耕方式重大变化

1958年7月20日,一辆身披红花彩绸的拖拉机“轰隆隆”开出厂区大门,工人像送新娘子一样,跟在后面敲锣打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年。拖拉机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耕地主要靠牛的农耕方式。

而为了这第一台拖拉机的问世,成立于1955年10月1日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罗士瑜、吴敬业、刘寿荫等一批海外赤子,怀揣着新中国的农机制造梦想,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数万名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建设队伍,在一拖厂区9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洒下心血汗水。

当时,洛阳工业基础仅有一个1500千瓦的发电厂,一个小煤窑和一些破旧的手工业作坊,建厂的河西一带,除了一条洛潼公路横穿、几个村庄点缀外,全是农田,商业网点集中在10公里之外的老城。

破土动工后,数万由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庞大建设队伍在这里洒下心血和汗水。一拖102工区,38天建成1座2.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房,提高工效近1倍;铸钢车间八一青年炉代表戴尔身,裹着

厚厚的棉大衣,创造了在高温炉膛里清理炉渣时间最长的全国纪录。

如今已经78岁的李学义1956年到一拖工作,他回忆说:“当时吊车很少,几十吨、几百吨的大型设备,基本上都是人拉肩扛安装好的,工人们就睡在车间草垫上,铁块、钢材等原材料一来,大家就起来去干活,可以说,一拖完全是手工和半机械化干成的。”

作为中国农机工业的第一代产品,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在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农场服役期间,在极为艰苦和高强度的作业环境下,创造了31年没有大修的纪录,被誉为“北大荒精神”的象征。

1959年试制成功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作业效率提高45%,油耗降低3%。1962年,东方红拖拉机“开”上了1元面值的人民币,成为当时中国工业战线最闪亮的“明星”。

如今已88岁高龄、原一拖副总工程师张文恺毕业于清华大学。1958年,他主动申请从北京到一拖工作。回忆起这段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他说:“‘东方红’不仅是一个品牌,更代表了一种朝着目标执着前行、面对困难坚守使命的精神力量。”

传承：在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

作为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压路机和第一台军用越野汽车的诞生地,一拖有个响亮的外号“拖老大”。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前,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全国60%以上机耕地的作业。

1981年,国家不再对一拖下达指令性计划,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土地变成一块块“面条田”,大型履带拖拉机失去了用武之地。这一年,东方红履带拖拉机销量从1980年的2.4万台,跌到不足1万台。

“小毛驴趾高气扬,老黄牛重上战场,拖拉机离岗休养”成为当时市场上的顺口溜。难道分田到户的农民真的不需要拖拉机了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1981年,一拖先后派出500多人,分赴全国15个省、106个县进行调研,带回了“农民设计师”的思

路:能不能生产小一些的拖拉机,最好相当于1头牛的价格,但有8头牛的力气,会犁地又能跑运输……

中国最大的农机企业,由此开始了市场化改造与发展之路。1983年,“1头牛价格、8头牛力气”的东方红15小四轮拖拉机批量进入市场后,数百万台的东方红15小四轮拖拉机从洛阳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更重要的是,企业尝到了适应市场、培育竞争优势的甜头,开始持续不断的产品变革。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购买力有限,用不起大拖拉机,农机企业都在小型拖拉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但是一拖坚持认为,大型拖拉机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着眼未来,实现大轮拖技术的完全国产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拖制定大轮拖技术平台战略,用当时市场销售良好的小轮拖产品收益来支持大轮拖技术的研发。最终,形成符合中国用户使用习惯、适应中国国情的系列产品,且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轮拖技术。

“用20年实现了从零部件到整机的百分百国产化,很多人都熬白了头发。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却也非常值得。”一拖董事长赵剡水说,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各种配套不齐全,是几代人默默坚持才有了今天我们自己的大轮拖。

坚持创新也带来了市场回报。如今,东方红大轮拖已成为国内最畅销和保有量最大的品牌。

奋进：让中国农机在世界市场“耕耘”

“多少钱,卖不卖?”“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无人驾驶拖拉机!”

今年6月,在江苏兴化举行的我国首轮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现场,不少人围住刚参加完演示的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问个不停。这场国内无人农机技术最高级别竞技中,东方红是唯一一台满足完全作业功能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全过程作业误差控制在2.5厘米以内。

“当有专家和代表问,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是和哪所大学合作研发的?我

骄傲地说,是我们自己设计研发的。”回忆起当时情形,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项目负责人陈松颇为自豪。

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东方红小四轮,到花费20年实现完全国产化的东方红大轮拖,“东方红”一直引领着我国农业装备的升级。

从2004年起,一拖进行动力换挡技术的研发。和之前的整机引进不同,此次一拖选择了“联合开发”模式,但核心的产品理念来自一拖,中间的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生产环节,都由一拖人自己完成。

“农机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民族品牌不能抓住时机迅速掌握高端装备制造技术,中国农机市场必将被国际巨头抢占。”赵剡水说,要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一拖有责任打造国产高端自主装备。

2014年,我国首款商品化动力换挡拖拉机上市,直接迫使进口产品大幅降价30%以上。

虽然如此,在无级变速拖拉机领域,我国依然受制于人。一拖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东青说,2011年,无级变速拖拉机立项之后,一拖曾找掌握这项技术的一家外国企业谈合作,但被对方一口回绝。

作为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一拖对这样的境况并不陌生。“不怕困难,勇于创新,这是贯穿‘东方红’成长历程的传家宝。”王东青说,他们从一张白纸起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无级变速重型拖拉机,结束了我国350马以上重型拖拉机必须进口的历史。

改革开放40年来,一拖实现了中国农机工业技术的多次创新突破,“东方红”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打响名号。但是一拖仍保持着清醒头脑,看到我国在农机高端重大装备及关键核心部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差距就是动力,让中国农机装备在世界农机市场上‘耕耘’‘收获’,是一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东方红与生俱来的使命。”赵剡水说。

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



7月21日,在福建省厦门市新建福厦铁路8标段项目工地,中铁四局的建设者在参加掰腕子比赛。

当日,在国家重点工程新建福州至厦门高铁施工现场,参与施工的中铁四局建设者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工地运动会。新建福厦高铁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全长约290公里,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



这是邓恩铭像。

新华社发

新华社贵阳7月16日电(记者李惊亚)1931年4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与其他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邓恩铭的父亲以行医卖药为生计,对长子邓恩铭寄予厚望,希望他饱读诗书,考取功名。邓恩铭六岁踏入私塾学习,十岁时进入荔波县模範两等小学堂读书。新式学校的新法教学使邓恩铭受到早期的启蒙教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激起少年邓恩铭对封建统治的愤恨。他毅然决定,告别家乡,到更广阔的地方寻访救国真理。

1918年,依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他阅读进步刊物,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在学生运动期间,他同济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

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济南中共党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大会上,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先后以四方机车厂和纱厂为中心,在各厂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培养和带动四方机车厂30多名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工会,全厂800多名工人在他的号召下加入了工会,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上层发生内讧,邓恩铭与王尽美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五卅运动前后,邓恩铭又组织领导了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为主的工人运动,历时3个多月,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

白色恐怖笼罩青岛,邓恩铭遭受当局通缉。1925年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6年6月,他又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叛变,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邓恩铭咬住牙关,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同志得以脱险。1930年,邓恩铭忍受病痛,在狱中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遗作《诀别》:卅一年华转瞬,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的侄孙女、荔波县邓恩铭故居管理所副所长邓庆梅说,前来参观邓恩铭故居的游客不断,每次为参观者解说伯祖父的事迹时,内心都很激动,既为亲人自豪,又对他满怀崇敬之情。“伯祖父留下了清白做人、踏实做事的家风,他的精神也激励着所有荔波人民。”



7月21日,志愿者在合肥市万年埠街道云华社区活动中心向留守儿童介绍3D打印技术。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万年埠街道开设以“情暖童心 放飞梦想”为主题的暑期科技小课堂,邀请来自安徽寿县窑口小学的留守儿童与志愿者一起感受科技魅力。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两岸学子在广东感受创新创业

新华社广州7月21日电(记者 陈寂)

21日晚,在一场欢声笑语、青春飞扬的联欢晚会中,65名台湾高校大学生和36名广东学子结束了为期6天的2018年“粤台学子中华情”创新创业交流活动,并以年轻人的结谊共同展望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景。

“粤台学子中华情”活动为粤台两地青年学子提供同吃、同住、同行的机会。两地学子在活动期间共同瞻仰了黄埔军校旧址、中山故居等历史遗存,聆听了粤台经贸往来和粤港澳大湾区前景展望等专题讲座,实地感受广州老西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7至18日,两岸学子参观了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各驻地相关创新与创业项目。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陈柏翰随华南师范大学驻地小分队来到一家

数码科技公司,第一次体验了6人VR坦克车。

“台湾的商场也有VR设备,但很少有这么专业的VR体验。”陈柏翰说,“今天的项目都很新奇很有趣,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广州台湾青年之家是一个提供台湾学生创业平台的公益性组织。20日,两岸学子在此与创业青年交流,近距离感受创业的活力。

其中的“5号空间”“第四象限”等创业基地,让龙华科技大学的刘又荣感受到了创新创业的年轻化氛围,也对未来来此锻炼自己、实现抱负充满了期待。

高雄餐旅大学的影子庭说,这里将一群有相同创业梦想的人聚在一个空间内;透过这样的空间,不仅能有效发掘创业人才,也能将市场逐渐扩大。

据介绍,“粤台学子中华情”创新创业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了5年,先后有近600名粤台青年参加。部分台湾青年学生参加完活动回台后,又再次赴粤就业创业或学习深造,也有台湾学生毕业后到广州高校任教。

2015年参加活动的台湾学生林德羽,目前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硕士研究生。她说,活动让她更加了解广东与台湾共同拥有的人文历史。目前到大陆工作的台湾人越来越多,大陆的工作机会非常多,能给年轻人较好的发展空间。她希望台湾学弟学妹多一点机会到大陆工作与发展。

2018年“粤台学子中华情”创新创业交流活动由广东海外联谊会主办。此次参加台湾学子来自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政治大学、慈济大学等30余所岛内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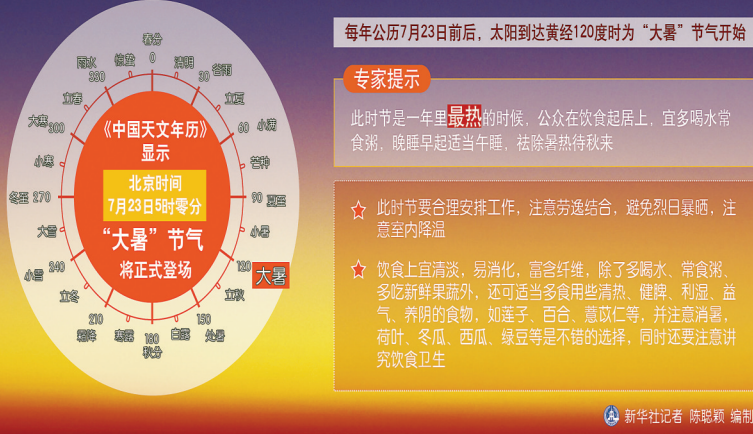
两省三城开辟空中绿色通道 双直升机接力转运烫伤患儿

的运行和机组人员协调研究飞行策略,最终决定由在重庆备勤的AW109直升机将孩子送至湖北恩施,由在湖北备勤的AW119直升机于恩施接驳送往武汉。

20日,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两名具有专业医疗急救经验的医护人员赶到重庆,全程护送孩子回汉。

21日8时,救援直升机载着孩子和医护人员从重庆顺利起飞。12时13分,经过接力转运,橘色的直升机平稳降落武汉首义广场。武汉市第三医院的救护车早已在此等候。5分钟后,孩子经医院绿色通道直接进入烧伤科。至此,这场跨越810公里、历时253分钟的爱心大接力顺利完成。

7月23日5时“大暑”：多喝水常食粥，祛暑热待秋来



新华社记者 陈锐敏 编制